

吴梅戏曲题跋(下)

北京图书馆善本组辑录

石巢传奇四种八卷

明阮大铖撰 明末吴门毛恒所刻本

咏怀堂新编勘蝴蝶双金榜记二卷

头绪纷繁，一丝不乱，是大手笔，云亭、稗畦俱拜下风矣。 戊辰中秋霜压。

石巢为怀宁阮大铖。阮字圆海，号集之。咏怀堂、遥集堂皆其所居，即暗隐其姓也。《明史》大铖入奸臣传，其品固不论，其才实不可及。自叶怀庭题《燕子笺》云：“以尖刻为能，自谓学玉茗堂，实未窥其毫发。笠翁恶札，从此滥觞”。于是，鄙其人，并及其辞，此皆以耳代目者也。梁溪顾天石云：

“尝怪百子山樵所作传奇四种，其人率皆更名易姓，不欲以真面目示人”。山阴张宗子云：“阮圆海大有才华，恨居心勿静。其所编诸剧，骂世十七，解嘲十三，多诋毁东林，辨宥魏党，为士君子所唾弃。”然则，圆海诸作果各有所影射欤？今读诸剧，惟《双金榜》略见寄托，顾亦非诋毁东林也。按圆海曾列籍东林，为高攀龙弟子。后附魏党，为刘戡山所劾。魏败，坐逆案削职。此词当是坐废时作。记中皇甫敦，又名黄辅登。攀附登龙，义取暗射，即指高攀龙。孝标隐刘字，指戡山。孝绪为阮，即以自指。以东洛喻东林，以东粤喻东厂。入粤后，屡

言番鬼。番鬼者，魏也。伙飞窃珠，亦窺窃神器之意。《廷诤》一折，意谓己與戴山同属攀龙门下，不宜相煎太急。通番一案，即言逆案，总不外自表无罪，乞怜清流之意。此说得之友人许守白。往在都中，与守白论圆海诸记，所述颇多，因约录如此。通本情节诙诡，梵典图经，恣意渔猎。非胸罗书卷、笔具辘轳者不能作。明人传奇多囁囁儿女语，独圆海诸作皆合歌舞为一。如《春灯谜》之龙灯，《牟尼合》之走解，《燕子笺》之象戏、波斯进宝，及此记之《煎珠》、《踏歌》，皆耳目一新，使观场者迷离惝怳。此又同时诸家所无有者矣。圆海能度声，故诸词克谐。惟此记中北曲多舛律，如《变夷》折《点绛唇》一套，钩辘格磔，无从订谱。但沿误必有所本，未敢臆测也。壬申二月，长洲吴梅霜厓癯叟书于百嘉室。

咏怀堂新编燕子笺记二卷

石巢诸种以此记为最著。弘光时曾以此曲供奉内廷，一时朱门绮席，奏演无虚日。当圆海居南都时，与清流诸君子颇相结纳。故《牟尼合》有文震亨序，《春灯谜》有王思任序。此记倾动一时，诗文投赠尤为美富，可见当日声价矣。据韦佩居士序，此为石巢先生所填第六种传奇。今按圆海诸作，适符六种。（合《狮子赚》、《忠孝环》言。）是此记最后出也。居士又云：“即游戏三昧，亦寓以左国龙门家法”。又云：“介处、白处、有字处、无字处，皆有情、有文、有声、有态”。此数语足赅括本书，且可为普天下作传奇之诀。余尝谓一传之中生旦居首，净丑次之。文人作词辄重生旦而忽净丑，不知净丑衬托愈险，愈足见生旦团圆之不易。此记之妙在鲜于佶一人，人皆知之；抑知缪继伶夫妇及臧不返诸人，皆是出色人物，演时万不可草率。犹忆《板桥杂记》中，记秦淮曲中人，见此记霍、华分离时，至有盈盈泣下者，可想见当时搬演之细。今日传唱只有《奸遁》一折。以此折论，吴伶工者绝少。余旧见姜善徵演

此颇佳。姜夔，此折亦成《广陵散》矣。盖此折之难，在眉轮眼角、衣痕袖褶之间，一举一动各有神采，非老伶点勘，辄不能工。是知《陶庵梦忆》中，赞圆海戏“出出出色，句句出色，字字出色”者，非过誉矣。余少时即读此记，又从《纳书楹谱》得《写象》字谱，时一按歌。继客北京，交刘君凤叔（富梁），共订此记全谱。《拒挑》折《宜春令》：“拼着至诚心宽待等”句“等”字，上声，颇难下字。凤叔别出机杼，安顿妥贴，拍手称快。是时刘君葱石（世珩）方欲汇订石巢、石渠诸曲谱，邀凤叔主其事，余因得与凤叔上下议论也。今葱石既逝，所订诸谱尚未付梓。（《集成曲谱》有《写象》、《拾笈》、《奸遁》、《诰圆》四折，即凤叔所订正者。）展读此词，益动我邻笛山阳之痛云。壬申四月，霜厓癯叟吴梅书于百嘉室。

咏怀堂新编十错认春灯谜记二卷

此记用笔最淡，在四种中为最平。而情节离奇，亦为四种之冠。结穴在《表错》一折，父子、兄弟、夫妻一一颠倒错落，其结撰至苦，此《留余》一折所由来也。末《清江引》二支，一云“饶伊算清来，倒底是个糊涂帐”；一云“认真的把这部传奇请仔细想”，作者寓意已明白言之。余故谓《双金榜》为文过之言，此则悔过之作也。且圆海诸记，皆作于闲废金陵之日。《双金榜》《蝶引》云：“怎如清溪明月一渔翁”。《牟尼合》虽避暑姑熟而作，第《叙缔》折《玉夫容》云：“风光六代偏烟树，三山远。亦不离金陵”。《燕子笺》“家门”云：“烂醉莫愁湖上”。此记《提唱》折又云：“百花深处咏怀堂”。“百花深处”为石巢园之一景，是可知四记之成，皆在屏废南都之际。时方结纳清流，力求湔雪。而清流诸君子持之故急，不容自新。于是南渡之始，重兴党狱。假令诸子稍贬厓岸，容此放豚，亦是有用之才，何至国事破裂若此！余读其

《咏怀堂诗》，一时縞紵，多几、复两社之彦，牧斋、梅村亦与酬唱。是圆海放废之时，颇知怨艾。此又尚论者所宜平心衡之也。记中獼皮海或云影张、李二贼，亦无确证，鄙意不必牵附。《轰谜》折《朝天子》二支，一云“千状千状”，一云“非想非想”。较梁伯龙《打围》折稳惬多多。即遇屠长卿，亦无可吹求焉。《夫容三叠锦》、《春絮一江飞》二支，为圆海之自集曲，声律亦安。一部传奇，必须有耐唱曲数支，方足履度声家之望。余最爱《报溺》、《巧忆》、《泄笈》诸折，其词如春蘼秋棠，别饶幽艳，此境亦惟圆海有之。惟北词终有错误，如《沉溺》之《新水令》，《虏卜》之《粉蝶儿》，《宴感》之《醉花阴》，诸套皆非寻常句读。斯与《双金榜》同病矣。壬申四月，霜厓吴梅。

邇集堂新编马郎侠牟尼合记二卷

余所藏圆海曲，既得四种，所未见者《狮子赚》、《忠孝环》二种耳。此记题作《马郎侠》，通本重在“盘马”一场。余尝谓圆海各曲皆具歌舞之状，往往香檀脆管之中，得曼衍鱼龙之戏，盖以此也。麻叔谋食小儿事，见《开河记》。叔谋以征北大总管为开河都护，而以荡寇将军李渊为副使。渊称疾不赴，乃以左屯卫将军令狐达为开渠副使。记中杂述神鬼事颇多，而重在“二金刀”事。“二金刀”者，叔谋卒，罹腰斩也。陶榔儿为陵宁下马村人，以祖父莹域傍河道二丈余，虑其发掘，乃盗他孩儿年三、四岁者杀之，去头足，蒸熟以献。叔谋咀嚼美甘，迥异羊羔。于是食人之事起矣。令狐达知之，潜令人收儿骨，未及数日已盈车。记中情节盖本此也。惟以陶榔儿为麻府中军，以王牛牛一诗感动，潜踪远遁，则与事实不符。榔儿固首献婴儿者，且与叔谋同服上刑也。记中令狐颀殆即指达。得佛珠为子，当即暗射阉党乾儿义子。恨通本情节无从臆测耳。《竞会》折《梁州新郎》内《夹水》、《底鱼》二曲，《分珠》折《赚》曲后接

《憶多娇》，《索噉》折《二郎神》下紧接《六么令》，再用《山坡羊》二支，皆合排场，紧慢相次，迟速合度。此等联接，虽伯龙、凤翼或未能知。《掠弱》折以副净唱《懒画眉》，方有钩勒，所谓能者无施不可也。《返魂》、《芦渡》二折，北曲皆不合法，与《双金榜》同。余念《太和正音谱》，当时已盛行，圆海何以不用？斯又奇矣！壬申四月望，霜压癯叟吴梅书于慈溪王氏之墨皇阁，时避倭寇居海上云。

怀远堂批点燕子笺二卷

明阮大铖撰 清初刻本

石巢四种，惟《忠孝环》未刻。坊间所习见者，止《燕子》、《春灯》而已。余四种得自燕京，此是怀远本，较雪韵本略胜，复存之。老瞿。

情邮传奇二卷

明吴炳撰 明崇祯刻本

余甲寅岁得此于苏城，时案头止有《绿牡丹》、《画中人》二种，他无有也。戊午再入都，复得前四种，因合此剧，重为潢治。此剧为石巢五种之冠，结构、宾白、词藻皆佳。且不摹玉茗之形，自出机杼，又出西园《画中人》之上也。眉间加墨处，似经闺人评隲。虽伤俚鄙，亦有风趣。上卷第十六页有“诗中也未必传”六字；五十三页有“自古道，绿窗之女难嫁也”十字；五十四页有“卿须怜我我怜卿，一段空想，至至切切”十五字；六十二页有“古来癖想人人有，岂可时人无枉乎”十四字；六十三页有“正是两边苦恨难分辨，数点秋波滴断肠”十六字；六十九页有“妙句妙文”四字；八十一页有“兰如叹之不已，世上难逢也”十一字；下卷十页有“此段情由正在我辈”八字；十七页有“一愁一乐总伤情，好朋友”十字；廿九页有“萧一阳为人，子房重出世”十字；五十页有“夫妻

自有一种客气，往往谦虚佳人才子，不得不然”二十字；五十七页又有一小印，曰“兰如氏”，意即评者小字也。且八十一页眉评“兰如”二字上微有指痕，意闺阁小名，不便外泄，急欲抹去，仍留爪印耳。评语不伦不类，确是不通文字，小儿女手笔，亦可喜也。吾闻吾乡徐氏有女名黄，字兰如，为人造室，喜看小说而色绝，得无是欤？顾无从询问矣。己未十月，霜崖居士识。

小青娘风流院二卷 小青传一卷

明朱京藩撰 明末德聚堂刻本

此剧当是未见石渠《疗妬羹》而作。朱京藩，字里无考。末附《小青传》、《焚余》，一为京藩自作，一即取子犹原传中所附小青诗词及《与杨夫人书》汇录成卷也。《疗妬》以小青改适杨生，此书又适舒生，使小青地下蒙诟，皆非正当。惟词采则可取耳。明人詠小青者至多，吴、朱两作外，如徐野君《春波影》之北词，陈季方《情生文》之南词，又有《梅花梦》一种，中以《春波影》为最。此作以汤若士作风流院主，真荒唐可乐矣。己未又七月壬子，长洲吴梅跋。

又按里堂《剧说》云：“京藩，字价人。”

前跋谓未见《疗妬羹》而作，是余误处。后读方仰松《雷峰塔自序》，乃知石渠之作实不惬，此种为之改头换面也。小青事，本文人寄托，与乌有、子虚同。余游孤山，竟有小青坟墓，且陈文述立石纪事，亦可怪矣。吴人爱《疗妬羹》最至，而苦于宫谱不全。余从娄县俞粟庐（宗海）家借钞《浇墓》一折，文字至佳。而与《疗妬·吊苏》文大异，究不知是谁手笔。粟庐为度曲家老辈，尝持此为问，顾亦不能知《疗妬》之原委，他可知矣。余既得《梨花》五种，又藏《红友》三剧，吴氏舅甥之作差备。而《疗妬》之旨则始终未明了也。倘遇通人再当博询。己未十月十八日长洲吴梅跋。时寓东斜街，癯庵。

词商一卷

明刘效祖撰 清康熙三十五年胡介祉谷园刻本

胡介祉字循斋，号茨村，大兴人。原籍山阴，官至河南按察使。著有《广陵仙传奇》。又尝刻钮少雅《格正还魂记》（今为贵池刘氏重刻《汇刻传奇》中）。又作《随园曲谱》（《南词定律》即根据此书，惜今不传）。盖博雅好事者也。此书分别正衬，至精至确，顾如《朝天子》、《挂枝儿》等曲，尚宜宗挺斋句读，此可见格正北词之难矣。 戊午四月，长洲吴梅跋。

己未冬日，枯坐无聊，再读一过。痴呆卖不去，饥饿逼人来。窗间皓月，照人不寐。口占一绝，凄凄然顾累就抱也。

冠盖京尘独憔悴，蟫庐戢影惯穷居。

却思去岁追凉日，钮谱（少雅《格正还魂谱》）胡词每起予。（《广陵仙》曲）

霜厓居士吴梅又识。

评点凤求凰二卷

题明澹慧居士撰 明末刻本

余旧藏曲中亦有此种，壬申之春为倭寇燬去二十八种，此传亦与焉。惠衣见示此帙，如对故人，不禁黯然。 癸酉七月，霜厓居士吴梅题记。

精忠记二卷

明姚茂良撰 明末毛氏汲古阁绣刻演剧六十种本

毛本多断板漫漶，似此印本殊不多见。惟校勘不精，舛误特多。沅尹侍郎云：“毛本之所以为毛”，虽谐语，信然。 瞿安。

万古愁散套一卷

明归庄撰 一九二〇年吴梅抄本

《万古愁》曲，为明归玄恭撰。玄恭与顾宁人齐名，有归奇顾怪之目。明亡隐居不出。此词陶铸古今，鞭挞王霸，而黍离之痛，直欲搔首呼天，拔剑斫地，并世作者，皆无此淋漓痛快也。词中牌名诡异，不可绳以《九宫》旧式。清圣祖曾以此词作内廷供奉。词臣以忌讳太多，窜易泰半。今所流传者，已非足本矣。此本据汪鼎丞（家玉）所藏钞录。汪得诸亡友黄慕韩（振元）家，云是玄恭原稿。余前主讲东吴，与慕韩颇善，一再请读此曲，而秘不示人，辄怏怏累日。今岁长夏，鼎丞出此帙见示，不禁狂喜，因手录一通。与玄恭集中附录校勘，颇多数曲，而词句异同处，至不可枚举。慕韩好改易古词，或非《兰亭》真本，顾亦未敢臆断也。余二十年搜集旧曲，不下百种，奔走南北，无焚香静读之一日。秋灯独坐，感愧交并，岁月不居，头颅如许，未免有司马倦游之想矣。庚申中秋前十日，长洲吴梅跋。

前跋录毕，复系以诗，惟与玄恭此作无涉也。

萝幌惊飙动素商，此身忘却在家乡。梦中入手人如玉，镜里关心鬓已霜。小阁疏灯来细雨，秋衾孤枕讶新凉。奇书纵得龙威借，无奈师丹老善忘。霜厓漫誌。

寰令昭自订西楼记剑啸一卷

题清袁于令撰 一九一七年吴梅抄本

袁箴庵《西楼记》，盖为吴江周绮生作，详见施子野《花影集》。传中池同，指沈自晋。袁名晋，沈亦名晋，故云同。胥表则自谓也。《侠概》一出，胥表旧唱南词，不称义侠口吻，因改此套，以北词出之，淋漓慷慨，深合长公人品矣。今接通名处云：“表，字昭令，”箴庵原字令昭也。出名《剑啸》，本箴庵阁也。又云：“我曾为一州之长”，箴庵曾官荆州知府

也。吴骏公《赠荆州守袁大》四律，有“弹丝法曲楚江情”之句，即谓《西楼》剧也。此折世不经见，箬庵剑啸阁《西楼》原刻附入筒末，他本皆无之。余假嘉定王培孙（植善）藏本钞录。时丁巳五月二十九日也。长洲吴梅书于百嘉室。

坦庵词曲六种九卷（存五种八卷）

清徐石麒撰 清顺治刻本

此为江都徐又陵作。又陵名石麒。焦里堂《剧说》云：“吾乡徐又陵，号坦庵，填词入马东籬、乔梦符之室。”所作有《大转轮》、《买花钱》、《拈花笑》、《浮西施》、《胭脂虎》、《珊瑚鞭》、《九奇逢》。”余又有坦庵著书目一册，计二十余种，则又陵著述佚者正多也。词中《买花钱》剧本《词评》；《浮西施》本《墨子》；《大转轮》亦本旧说。惟《拈花笑》则嬉笑怒骂，刻画太过。近世盛行不置姬侍，亦一偏之见。而豪家子金屋金钗，置而弗御，于是惊履感悦，时有所闻。如《拈花笑》云云，固犹是寻常儿女也。剧中脱漏漫漶处，据亡友黄慕韩（振元）藏本抄补。慕韩藏曲至富，没后遗书星散。余得其《画中人》、《六如亭》、《乞食图》、《红梨》、《宵光剑》等十余种。秋灯校读，益动我山阳邻笛之思矣。己未冬仲之五日，长洲吴梅书于东斜街寓斋。

十二月八日重读一过，题四绝句：

拈花迦叶指禅宗，春属神仙也是空。

我最服膺苏老语，啼颜笑齿宦场中。

《拈花笑》

十七史从何处说，纷纷哀怨总成虚；

何妨醉倒东篱下，来听虞初一卷书。

《大转轮》

五湖烟水自苍茫，谁信佳人是国殇。

我本姑苏台下住，忍听遗屐响空廊。

《浮西施》

三春都费买花钱，难得知音在九天。
只恐亭皋风叶下，伤心不独柳屯田。

《买花钱》

灵 鷁

一笠庵新编占花魁传奇二卷

清李玉撰 清初刻本

是剧不著撰人姓字。明人曲中尚是可取，通本悉据《今古奇观》，而《南渡逸闻》概不摭取，亦才俭也。俗伶任意删薙，殊失本旨，得此可订正错缪。（一笠庵主人为吴门李玄玉先生，与梅村辈同时，著有《北曲〔词〕广正谱》。宣统纪元十月十四日，长洲吴梅识。

金刚凤不分卷

清张大复撰 清抄本

《金刚凤》一剧，世不多见。往在都中冷摊得此，南归后再潢治焉。此为梨园抄录本，故简笔俗字颇多。姚某伯藏《临凡引》亦是如此。见者勿以鄙陋忽之，真乾隆旧钞也。庚申七月霜厓吴梅记。

快活三二卷

清张大复撰 清抄本

此为吾乡张大复撰。大复字星期，一字心其，又号寒山子。高奕《新传奇品》云：“心其之词，如去病用兵，暗合孙吴。”亦一时之彦也。居金阊半塘，考订南词最精，故此作无失律语。共著传奇二十三种，《如是观》、《醉菩提》最脍炙人口。今歌场中尚未绝响也。《快活三》本中吕宫曲，而其名见《东京梦华录》及《武林旧事》。《梦华录》云：“关扑有名

者，《任大头》、《快活三》之类”。《武林旧事》云：“舞队有《快活三郎》、《快活三娘》二种。”盖亦《耍鲍老》、《憨郭郎》、《乔捉蛇》之意，顾与传中无涉。未识何以题此名也。是书向为广州伦君哲如所藏，今以让余。时庚申十月云。长洲吴梅霜崖甫题。

扬州梦传奇二卷

清岳端撰 清康熙四十年启贤堂自刻本

谱《扬州梦》剧者，有嵇留山、黄石牧两家，皆取小杜“十年一觉”诗敷衍之。留山作，世不经见；石牧作，今见《纳书楹曲谱》。顾非全本，莫知结撰何若。外如陈浦云《北泾草堂集》，亦有《维杨梦》一种，务头阴阳，备极工巧。此外无有矣。此剧为国朝慎郡王撰。王讳岳端，字兼山，号红兰主人，安和亲王第三子。尤西堂序中所谓“铜雀台边，金梁桥畔”者，盖以陈思、周宪比拟之也。王撰述甚富，又尝选孟郊、贾岛诗，名《寒瘦集》，印槩绝佳，家有藏本，今不可多得矣。剧中情节悉本子春本传。惟《升仙》折，则玉池自运，便于收煞，固不妨稍事点缀也。卷首图画，为旌邑鲍承勋子摹刊。余旧藏朱素臣《秦楼月》剧，亦承勋手摹，精巧相埒，知鲍氏父子固以摹图世其业者矣。

孝慈先生得此，属为加墨，因略疏如右。

己未季冬之望，长洲霜崖弟吴梅书于东斜街寓斋

吟风阁四卷

清杨潮观撰 清抄本

《吟风阁》散套三十二折，无锡杨潮观撰。潮观字弘度，号笠湖，乾隆元年恩科顺天举人。上实录馆，期满出为县令。初授山西文水县，后补河南彰德府林县。乾隆癸酉调任固始，廉敏有声，人称杨固始。以卓异，升四川邛州知府，调简州、泸

州，以老乞归。著有《左鉴》、《易隅》、《家语贯珠》。晚好禅，作《心经指月金刚宝筏》。此散套则任邛州时作也。

笠湖人蜀后，就卓文君妆楼旧址，构吟风阁。吏民上寿者，令各种花木一枝。取古今可兴可观事，制成乐府，付梨园歌舞，以庆落成。见袁简斋所作传中。此剧吴中传唱，仅“寇莱公罢宴”一折，其他虽老伶工，且不知焉。余未得原本，往岁伯舅邹芸巢（福保）曾见示原刊，亦未有旁谱，今得此全谱自谓眼福不浅。且细按音节，确合律度分寸，或即当时嘌唱梨园所习之本，余敢断言世间无第二本也。犹记光绪三十二年，常熟黄慕韩（振元）偶假得此剧，余欲借读一过，慳不肯与，怏怏而返。今得与二三小友按牙板、击象箸，浅斟低唱，此乐实非容易。益思欧公之言“物常聚于所好”为不虚也。惜慕韩没已五年，不能与之订谱，未免有人琴之感矣。戊午年七月庚申，长洲吴梅题记。

吟风阁四卷谱二卷

清杨潮观撰 清乾隆二十九年杨氏恰好处刻本

此谱仅有板式。余向有旁谱，他日携归吴中，可细按铢黍。友人王君九见此书在厂肆，购归。知余痴嗜，因割爱见让焉。戊午新秋老瞿漫识。

雷峰塔传奇四卷

清方成培重订 清乾隆三十六年刻本

《雷峰塔》不知何人所作，此是歙人方仰松改笔。观其自序，煞费苦心。然剧中篇幅过狭，套数失次，亦非尽美之作。国朝自昉思后，曲学日衰。乾隆时仅心余、梦楼，可称骏靳；惺斋、倚晴，殊难鼎足，余子无几矣。仰松有《香研居词麈》，论音吕颇精，所作小词，间亦有致。而曲则不甚当行也。此书传唱，今所存者，止《水斗》、《断桥》二支，而一仿《长

生》，一仿《浣纱》，且并旁谱亦效之，殊可哂也。因刻本不多见，遂潢治云。宣统庚戌嘉平月，长洲吴梅跋。

乞食图二卷

清钱维乔撰 清乾隆刻本

光绪之季，得此书于冷摊，因下卷残缺过多，置诸篋衍，几忘之矣。鼎革后，游京师，游上海，游秣陵，从未见过此刻，以为无从钞补焉。丙寅秋杪得番禺许守白函，知新得此帙，因属钞录成书。忽忽二十年，尘海变迁，何从说起，而此册能完全，亦云幸事。丁卯正月廿四日，长洲吴梅记。时正鲁军入苏，全城戒严之际也。

天随愿不分卷

清袁樛撰 清抄本

坊友江杏溪持此见询，余以篋中无此书，遂购之。今岁兵火奔走，又复为此不急之务，书生结习依旧未改，是可笑也。

霜厓癯叟写于百嘉室，时壬申中秋。

此书未见各书目，玩其钞写，当是梨园脚本。曲旁点有板式，亦合歌法。惟袁樛不知何许，行当一查，再作题跋。壬申中秋，霜厓。

桃花扇传奇一卷

清孔尚任撰 清康熙刻本

余所藏《桃花扇》计有四本：一为西园，一为姚序本，一为李健父刻本，一即此本，为云亭原刻。卷首有壮悔《李香传》，各本皆无之。四种中以此为最佳。余游京师日，先得西园本，后见此书在宝华堂，遂以洋蚨拾枚携归，与西园合璧。以较姚序本，直是天渊之别。健父新刻竟如土苴矣。近贵池刘氏刊本，汇各本之长，亦有可取处，惜未见此本也。戊午五

月廿四日雷雨交作，小窗无事，记之如此。长洲吴梅。

唐堂乐府五种六卷

清黄兆森撰 清康熙五十五年刻本

此书求诸二十年不可得，戊辰六月百双楼有此册，遂以重金易之。快读数过，襟抱适然。四才子《杜牧》一种，《纳书楹》有全谱，按歌点拍，更觉萧爽。此吾今岁中得意事也。

戊辰六月，吴梅记。

红楼梦散套十六卷

题荆石山民撰 清嘉庆蟾波阁刻本

曹雪芹《红楼梦》一书，其被之声歌，谥为传奇者，先有高兰墅，后有陈厚甫。皆取全书以为敷衍，篇幅至多，而迄无可观。此散套十六折，据坦园《词余丛话》称：其“足夺关、王之席。”今读之，仅足比蒋藏园而已。词虽工，非元人本色也。辛亥春中，吴梅跋。

紫霞巾传奇二卷

题榕西逸客撰 清嘉庆六年自刻本

情节关目亦复可人，惜尚少过脉小剧。又作者不能按歌，却喜摹仿玉茗。须知玉茗《四梦》揆嗓处至多，不善学之，往往句读多误，作者正坐此病耳。丁巳九月二十日，得此书于厂肆。因竭一夜读尽之，略加评语于每曲下，然不能多也。长洲吴梅识。

春草堂黄河远二卷

清谢坤撰 清道光十年谢氏春草堂刻本

甲戌中秋前三日得此，见刻本颇精，费银元八枚。及展卷一读，纰缪百出，乃知咸同间已不可问曲律矣，何况今日乎！

霜厓。

胭肢鳥傳奇二卷

清李文瀚撰 清道光刻本

科白尚合，詞曲則大謬，宮調既紊，套數亦亂，北詞中句法尤為不符圖譜。讀竟，絕無可取處。老瞿。

珊影雜識三卷

清嚴保庸編 清道光十九年嚴保庸刻本

此書得自冷攤。題詞、墓志殘缺太甚。幸曲文尚全，宮譜亦可意會。以小銀元二枚購之，裝費反多至兩元，亦一趣事也。癸酉中元，霜厓書于百嘉室。

此全仿《密誓》，所異者《山桃紅》第二支，亦用贈板耳，但大可不必。霜厓吳梅。

缺處以意增補，與原譜必無大異。

長生樹傳奇不分卷

清趙宜梅撰 清抄本

此傳專記天上事，濟陽才略，迄未登場。述一事而主人不一見，實為傳奇家別開生面之作。其中南北諸曲亦尚穩當，惟不能脫稗畦、藏園格調耳。宜梅不知何許人，嘗詢諸趙君學南，亦不知也。所云“濟陽公”當是“文毅”，顧不敢臆斷。束笙兄藏此冊，為令婿李君孟符所贈，屬為考核，愧無以應，不勝惶恐。乙亥七夕，霜厓吳梅書。

芙蓉碼傳奇二卷

清張云驥撰 清光緒九年自刻本

傳奇以自出心裁為主，元人雜劇猶六經四子也。不以此入手，而惟于近人中討生活，俱屬荒唐，全無是處。老瞿。

朝野新声太平乐府九卷（存六卷）

元杨朝英辑 明刻本

此为杨朝英编，元至正辛卯邓子晋本。邓有一序，今已佚矣。朝英号淡斋，与贯酸斋交好，贯尝云：“我酸则子当淡”，因以自号。元人有“酸甜乐府”之名，据此则当有三家矣。朝英旧有《阳春白雪》，今为徐积馀（乃昌）影刊。此本则世不多见，丁松生藏弃最富，亦仅有钞本，得诸何梦华家。何有《阳春白雪》，此书亦未经眼，弥可宝矣。四库著录仅云八卷，此虽残缺三卷，而目录具存，乃知四库所收当非足本焉。余藏明刻剧本至多，而有元槧本止《琵琶》一记及此书而已。己未夏日得于述古堂，因重加潢治云。庚申长至，长洲吴梅跋。

朝野新声太平乐府九卷

元杨朝英辑 一九二三年陶湘刻本

甲子七月，取何梦华钞本校对一过，录入眉端。又取《北宫词纪》、《张小山小令》、《乔梦符小令》三书汇校一通。家藏元刻残本即此刻所从出（七卷下缺），不再勘矣。霜厓吴梅。

类聚名贤乐府群玉五卷

元胡存善辑 程龙驥等抄本

此为四明天一阁故物，范氏书散，为霁川许博明（厚基）所得，余假许氏钞录者也。按元人选辑词曲诸书，就余所有者，以澹斋《太平乐府》、《阳春白雪》为最富。此外《群珠》、《群玉》二集为最精。《群珠》既不可求（李元玉《北词广正谱》曾选《群珠》小令若干首），则此书为瑰宝矣。余取旧藏澹斋二选及《小山小令》、《梦符小令》和《正音谱》、《词林摘艳》诸书互相比勘，颇多是正。盖此书虽是明钞，而存讹处亦复不少。又以儿媳辈钞写，时有笔误脱处，遂一一书

诸眉端，细校两过，然后此书可读矣。集中小山、梦符两家所录特多，足徵巨眼。而马致远、郑德辉止选一二首，未知何故？又徐甜斋、周仲彬、任则明诸家，排次凌乱，亦为此书之微玷。又曹明善《三棒鼓声频》一曲，为各谱所未载，可补南北各曲谱之缺。又《王日华乐府》十六首，皆赋双渐、苏卿事，此盖元人风气。如《苏小卿月夜贩茶船》、《豫章城双渐赶苏卿》，皆是一时著名剧本。日华设为问答辞，则与诸家不同耳。

《庆东原》曲下小注有“风月所举问《汝阳记》”，当亦元人杂剧名，为《正音谱》所未录，日华即据以作词者也。戊辰暮秋，属旧徒程木安（龙骧）、四儿怀孟、次媳邹祖犛分卷写录，己巳暮春卒事。五月杪余归自南都，重加校核，因题记卷末云。霜厓吴梅书于百嘉室。

词余偶抄不分卷

清彭翊辑并评 稿本

此为彭仲山（翊）手钞本。仲山咸同间古文家，著有《无近名斋文集》。彭氏故多通才，仲山最晚出而文颇谨饬。集中有《与友人论曲书》，可见词学之深矣。此本所选半出叶谱，石渠《疗妬》独录三折，足徵微尚。惟以《南西厢》为善，则鄙意殊不谓然。又谓《春灯谜》是伪託，当是未见原槧。所惜余迟生六十载，不及一为商榷焉。己未四月，长洲吴梅跋。

附：吴梅戏曲题跋外五则

薛英辑录

一、《盛明杂剧》

此为董授经（康）新刊本，印槧绝佳。余旧在厂肆见此书原

槩，合续编装二十册，索价百金，阮囊羞涩，对之凄恋而已。兹由刘葱石（世珩）介绍，授经以银奁二十元易之，续编尚未有也。间得考证，散记各种后幅。戊午腊月辛未长洲吴梅识。

二、《洛水悲》

此记嘉靖庚申原刻作《大雅堂杂剧》，而行款大不同，每半页十行，行二十字。剧中曲牌皆提行低二格，曲文则提行顶书，白文低一格，科介双行小字，与万历后传奇刻本不同。

首卷有序附下：

大雅堂杂剧：

襄王孙曰：国风变而为乐府，乐府变而为传奇，卑卑甚矣！然或谈言微中，其滑稽之流欤？乃若江汉之间，湘累郢客之遗犹有存者。顷得两都遗事而文献足徵，窃比吴趋被之歌舞，宾既卒爵乃令部下陈之，贵在属履一禽足矣。彼或端冕而卧，其无求多于予哉！嘉靖庚申冬十二月既望东圃主人书。

三、《男王后》

此剧为会稽王伯良（骥德）作。伯良自号方诸生，与郁蓝生吕天成友善，吕有《曲品》，伯良有《曲律》，今皆不可求矣。《曲律》卷四云：余昔谱《男后》剧，曲用北调而白不纯用北体，为南人设也。已为《离魂》并用南调，郁蓝生谓，自尔作祖，当一变剧体。既遂有相继以南词作剧者。后为穆考功作《救友》，又于燕中作《双鬟》及《招魂》二剧，悉用南体，知北剧不复行于今日也。（按原注云以上录《曲律》）据此则明季剧风犹可考见，此北词之衰不在清初矣。伯良又作《题红记》为汤义仍所赏。《还魂》《惊梦》白文：昔日韩夫人得遇于郎，曾有《题红记》云云，即指伯良所作者，此皆前人论曲所未及者也。戊午腊月丙子长洲吴梅。

四、《一文钱》

此为徐阳初（复祚）笔，《柳南随笔》云：余所居徐市，徐大司空（忭）聚族处也，前明之季其族有二人，并擅高资，一最豪奢，一最吝啬，其吝啬者为诸生启新，族人阳初作《一文钱》誚之，所谓卢至员外指启新也。据此则此作实有所託矣！余得红梨原本云是洛诵作，鳧夷君此编又名破怪道人，亦奇。老瞿书。

五、《双鱼记》

《双鱼记》，全，词隐先生原本。长洲吴氏藏（霜崖居士）（按此条记于原书封面上）

宁庵诸作，颇伤庸拙，此记结构罅漏诚有如王生玉章云云者，然选调配目亦自有法，无害为大家也。许君饮流得诸京师，因属王生抄存之。 丙寅嘉平月霜崖吴梅。

